

宋华丽 著

第一等人

一个江南家族
的兴衰浮沉

第一等人

一个江南家族的
兴衰浮沉

宋华丽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第一等人：一个江南家族的兴衰浮沉 / 宋华丽著

— 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8.12

ISBN 978-7-5411-5030-2

I . ①第… II . ①宋… III . ①家族—史料—嘉定区
IV . ① K8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75957 号

DI YI DENG REN YIGE JIANGNAN JIAZU DE XINGSHUAI FUCHEN

第一等人：一个江南家族的兴衰浮沉

宋华丽 著

选题策划 后浪出版公司
出版统筹 吴兴元
编辑统筹 朱 岳 梅天明
责任编辑 曹凌艳
特约编辑 刘苗苗
责任校对 汪 平
装帧制造 墨白空间·张 萌
营销推广 ONEBOOK

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7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印 刷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3mm × 210mm 1/32
印 张 13.5 字 数 28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12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8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5030-2
定 价 58.00 元

后浪出版咨询 (北京) 有限责任公司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周天晖 copyright@hinabook.com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010-64010019

写在前面

赵世瑜

本书作者宋华丽是我的学生，她读了硕士之后没有选择继续深造，而是去了出版社工作，一直至今。但是，她没有放弃曾经学过的专业，在翻译出版了美国学者邓尔麟的《嘉定忠臣》一书后，又在业余撰写了这部关于明清之际嘉定侯氏家族的书。尽管这部 20 多万字的书更适合于大众阅读，但想到我认识的另一些年轻人，读了博士，甚至也在高校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但就是写不出东西来，10 年也见不到出书，感慨是很多的。

我曾经对自己的学生和一些比较熟悉的年轻人直言不讳地说过：“不是每个人都适合读博士，也不是每个读了博士的人都适合做研究。”有些人非常聪明，甚至长袖善舞，在政府部门或者公司里面一定会有远大前程，但做学者就未必能够成功。看起来做个成功的文科学者除了文字功夫外，需要有创新的意识和能力，但在我看来，创新的意识和能力来源于批判精神，而批判精神则来自做人的风骨。

所以我鼓励我的学生去做编辑，去做中学教师，去公司或者新媒体，总之做适合他们的工作，他们的长处也许就会

发挥得淋漓尽致，也许就会很快实现他们的梦想。相反，如果他们选择了做学者，我就会用学者的标准要求他们，比如，在给他们的著作写序时，主要是挑毛病，而不是写好话。

之所以说本书适合于大众阅读，并不是说本书没有学术性，因为作者毕竟受过专业训练，利用了大量文献，比如地方志、侯峒曾的文集，等等，而是说本书的叙事方式，不是在书中征引大量原始材料，讨论那些在专业上最为前沿的问题。此外，又根据这些原始材料，进行合理的想象和发挥。这种叙事风格很类似朱东润先生的传记文学，读过《张居正大传》和《陈子龙及其时代》的读者一定熟悉这种传统。这种作品与历史文学作品不同，因为后者允许大量虚构的人物和故事情节存在，尽管不同作者虚构的程度可以有很大的不同，从姚雪垠的《李自成》、高阳的清宫历史作品，到二月河关于康熙、雍正的作品和熊召政关于张居正的作品，尺度的把握是很不同的。

尽管这些作者的作品受到广泛欢迎和高度评价，他们也尽可能地利用相关史料，甚至金庸在撰写武侠作品之余也会写一点史事考辨，但受没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在利用史料、发挥想象和体现史观等方面的分寸感上，还是会有一些分别的。最最重要的一点，无论这些历史文学作品是围绕一个人物还是围绕一个事件，撇开那些虚构的部分不说，大体上超越不了现有的历史学界看法的限制，或者说是受到了固有的历史结论的制约。所以不管这些作品多有可读性，张居正还是我们已经知道的那个张居正，康熙也是我们已经熟悉的康熙。倒是在事实上最不靠谱的金庸武侠——说它不靠谱是因为没

人将其定位为历史小说——从《碧血剑》和“射雕三部曲”到《鹿鼎记》，作者的历史观发生了巨大变化，不知武侠的读者诸公有无同感。

但是，由受历史学专业训练的作者撰写的大众读物，虽然亦复不少，但却没有上述历史文学作品那么大的影响力，即使是脍炙人口的史景迁的作品，译成中文出版后也没有掀起太大的波澜。我自己年轻时也写过几本通俗的历史读物，有的还印过好几版，印数累计数万，但我知道，那些书写得也不能算好。如果要休闲解闷，还是去看文学作品。有的历史小说写得好的，真让我拍案叫绝，有时还能把我感动得泪水稀里哗啦。至于里面的历史，只要看得出作者下了功夫，真是读了些书，分寸尺度拿捏得较准，也就不会吹毛求疵了。而历史学者写的大众读物，再怎么放下身架，还是有个架子端在那里，比如作者想借书中人物之口骂骂当世，发泄一下胸中戾气，但没有史料证据，就不敢瞎编；但小说家揆诸情理，一段话编就编了，直教读者感到酣畅淋漓。

作为一个喜读小说又常与大众传媒打交道的职业历史学者，不得不常常思考这个问题：历史文学作品毕竟以虚构为主，写得再感人，也不能满足那些希望了解历史真实的读者；通俗历史作品虽然于史有征，但一不小心就写得面目可憎，让人不堪卒读。过去常常感叹缺少文学和史学水平都高的作者，但回顾历史好像从未出现过这样的人，因此答案应该不在这里。

一部作品的好坏，取决于是否感人。但文学作品和历史作品感人的方式不同。文学作品由于可以虚构，作者希望传

达的理想追求、真情实感，都可以通过故事中的人物和情节表达出来，即使是描写、刻画人性之恶，也是为了传递善和美的信息。许多时候，读者明知作者所写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寻觅，甚至有“意淫”之嫌，比如美国好莱坞电影或中国武侠小说中的快意恩仇、邪不胜正或大圆满结局，即如近日上映的墨西哥动画片《寻梦环游记》，虽观众、读者明知虚幻，但还是会血脉偾张或者动情洒泪。所以好的文学作品必须是“好人”写出来的，哪怕写出来的都是阴暗面，也因为这种好的追求而得到理解同情。

但历史作品的感人不同。我们有时会半开玩笑地说，一个好的历史学家往往是个“坏人”，“好人”往往是坏的历史学家。这听起来有点耸人听闻，但并非没有道理。因为历史学是把求真放在第一位的，求善和求美要退居次席。人太“好”或太善良，往往容易相信，但好的历史学家的重要品质，恰恰在于怀疑。历史上留下来浩如烟海的文献，特别是官修正史和文人士大夫的作品，在真实的外面，不知包了多少层外衣，就像打官司的双方，申辩中如果都是真话，就不会打官司了，尤其就不需要法官。如果再加上双方的律师和证人，迷雾又不知增加了凡几。许多历史学家，看到史料往往是拿来就用的，特别是习惯于将有利的材料大用特用，而将于己不利的材料弃若敝屣。另一些历史学家，依据小心求证的求真原则，往往直言不讳，即如鲁迅文章中所说，在庆贺小孩出生的场合说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被在场的亲友贺客视为寇仇。我们经常不小心指出人家的祖先在历史上的显赫地位或光荣历史是后人编造出来的，结果人家脸色肯定就不会好

看，至少不会像之前那般热情。

所以，历史学家或专业人士为大众读者写的历史作品，如果要想感人或者引起读者的心理共鸣，不能盲目地效法文学那条路，靠美文啊，想象啊，等等，或许效果比读学术著作好一点，但绝不会成功，因为有那条“言必有据”的职业规训框在那里。我们要走的，是那种“拨开迷雾见青天”的路数。故事的结局，也许未必讨喜，但却是沙里淘金找出的真实。就像是考古，在挖祖坟这一点上，和盗墓也差不多，按照过去的说法，这大概也有损阴德，但区别在于，后者只是贪图钱财，而前者披星戴月，剥茧抽丝，寻找的是以前谁也不曾知晓的真相，这也正是现在那些号称“国宝档案”的“揭秘”类节目收视率很高的缘由所在。写这种书，当然要有较高的专业水平，祖师爷赏的这碗饭也才不算白吃。所以夸张点说，好的历史作品必须是“坏人”写出来的。

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一般来说，对于书中的主人公，作者往往会带有正面的态度，往高了说不乏溢美之词，往低了说也会一表同情，我自己年轻时的类似作品，也犯有同样的毛病，其主要原因，是我们所依据的材料，大多是本人和其家人、门生、故旧留下来的，好话自然居多，我们又缺乏对材料的批判精神，故而往往有欠客观。更多的时候，是我们的史观有局限，甚至落后和偏狭，导致我们的描述跳不出旧套路的窠臼。

明清之际的史事是人们津津乐道的题材，其人物之形形色色，命运多舛，其事件之千头万绪，波澜壮阔，早已令人

扼腕叹息。但也正因此，当时留下的材料也极其多样和复杂，甚至真伪难辨。又由于满汉关系经过清初抗清斗争和辛亥革命时期的“排满”浪潮变得十分扭曲，如何看待明末的东林党、复社等“清流”及其人物，如何评价清兵入关及下江南后的种种行为，如何看待忠节和遗民，等等多端，在学术界和社会各界都有不同认识，狭隘民族主义情绪也依然严重，甚至许多基本事实都没搞清楚。何况书中还涉及晚明的一些制度变革（如折漕），即便在明清经济史学界，也是需要讨论的大问题，哪里是可以随意置喙的呢？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

日前，才给几位朋友写苏州吴江的书写了一篇序言，既让我想起在太湖岸边奔波考察的情景，也让我在这个“江南三月，正是草长莺飞的时节”，起了再游江南的念头。

本书中有一段描写侯氏父子游杭州城外九溪十八涧的文字：

黄昏时分，他们骑马到山下，在向导的引领下，沿着崎岖的山路徒步前行。远处群峰高耸，薄雾笼罩，近处枫林染霜，翠竹摇曳。淡紫色的晚霞消散了，天色渐暗，周围的一切变得模糊起来。他们循着溪边的小径蜿蜒而上，耳边的水流声越来越大。他们行至山涧深处，眼前赫然冒出一片瀑布群。暮色中，瀑布飞流直下，如一条条银色的蛟龙从天而降。他们的耳边，只剩下瀑布的呼啸；他们的眼前，只剩下狂舞的银龙。一瞬间，整个天地似乎只为他们存在。

读至此，让我忆起 11 岁那年，第一次来到杭州。那时不知发了什么疯，突然起意要去江西余江县的五七干校探望父母，于是一只草篮、一只人造革旅行袋，里面装着省下来的芝麻酱、炒好的榨菜肉末等瓶瓶罐罐，中间用一条旧帆布皮带一系，挎在肩上，就这样上了火车。在刘家站干校和锦江镇疯玩了两三个月后，父亲请了假送我回京，不知怎的就去了杭州，去了九溪十八涧。

1970 年的杭州，不要说郊外的山岭，就是城里，也没有多少人迹。我们住在湖滨路上一家叫湖滨饭店的地方，院子里都是平房，接热水要走到院子里。街上是两排法国梧桐，风一起，树叶飒飒地响。拉客的三轮车响起车铃，是“格里格里”的哑哑的声音，在清晨寂静的街上，显得格外地清晰和奇异。

那次去九溪十八涧，已记不得是如何去的，好像是坐的公共汽车，然后到了某个地方下车后一路步行，当然既没有马骑，也没有向导。一路蜿蜒向上，两旁颇有林木。天色阴沉，四下静寂，唯有虫鸟鸣唱。走了许久，甚至可以望到远处的龙井，却始终没有见到溪和涧在哪里。父亲终于忍不住，问一位在路边的乡人九溪十八涧在哪里，那位乡人回答，你们一路走过的，不就是九溪十八涧了？我们四下望去，路旁确有淙淙水声，在山林丛草掩映之下，涓涓细流，不禁哑然，只好悻悻打道回府。

后知明人张岱亦曾访九溪十八涧，但“问及九溪十八涧，皆茫然不能置对”。清代大文人俞樾亦欲往游此处，问了车夫则不知，“问山农，乃知之”，去了以后见“清流一线，曲折下注，𠵽𠵽作琴筑声。四山环抱，苍翠万状，愈转愈深，亦

愈幽秀”。可见它并非什么知名的大景点，也没有看到什么轰然作响的瀑布群。

书中文字引起读者共鸣或联想，当然就是成功。而我的联想和感慨，主要并不是那次少年时代的西湖印象，而是它让我再次想起我的父亲。当今之世，或红尘滚滚，或黑云蔽日，早已仙去的父亲、母亲，常常被忘到九霄云外。此时书中的片言只语，令我想起当时 51 岁的父亲，在楼外楼里点了半条西湖醋鱼和两杯红酒，与我同饮共食的情景，于我功莫大焉，更是当头棒喝。

再多一点题外话，就是不仅读书需要行路，写书更需要行路。我们这些做田野的历史学者，跑的地方越多，对文献理解得就越准确，越深刻。写一本关于江南、关于江南的人与事的书，不去江南走走，哪怕是坐在小镇上的茶馆里品茗，或是在酒肆里温一壶老酒，听着周围老人们的家长里短，用心去体会那些在风里雨里流淌着的历史余韵，又怎能写出一部好书来呢？

写到此处，似乎很少涉及本书的内容，因为内容如何，还是应该交给读者去评判。但是，我以上的体会，又处处与本书或同类的书相关。其实，我自己也从未能做到过我理想的那种程度，主要是道理明白得太晚，只能把一些模糊的感觉摆在这里，供后来者在居上的过程中参酌。

2018 年 3 月 30 日

《第一等人》序

陶继明

我一口气读完了宋华丽女士《第一等人：一个江南家族的兴衰浮沉》的书稿，掩卷沉思，心潮久久不能平静。侯峒曾、黄淳耀——人们尊称为“侯黄先生”，是嘉定人耳熟能详的名字，两人亦师亦友，关系密切，讲到侯氏家族，自然会联想到黄淳耀。我长期从事地方史研究，曾编辑整理过《嘉定抗清史料汇编》一书，最近又在整理点校黄淳耀的《陶庵全集》，侯氏家族中的许多人物对我而言，并不生疏，甚至十分熟识。

侯氏家族是嘉定明代中叶至明末的名门望族，更是忠烈之门。侯氏起始于一户普通的耕读人家，以读书科举起家，终达“一门三进士”的辉煌。侯家从侯尧封开始科举登第，他在隆庆五年（1571）中进士，官至福建参政，不仅是一位廉吏，也是一位良吏，在位政绩颇多，受到百姓爱戴，从政之余，又不忘著述，写了不少著作；其孙侯震旻为万历进士，官至吏科给事中，为官清正鲠直，敢于抨击宦官头子魏忠贤，冒犯天威，最终被罢官还乡，他在当官之余，也不忘著述；其曾孙侯峒曾，天启进士，官至顺天府丞，为官正直干

练，关心民生，爱国爱乡，他也有较高的文学天赋，勤于著述。至明末，侯氏家族转型为文化世家，整个家族浸润于浓厚的文化氛围中，出了“江南三凤”（侯峒曾、侯岷曾、侯岐曾）、“上谷六龙”（侯玄演、侯玄洁、侯玄澹、侯玄汭、侯玄洵、侯玄泓），就是侯氏的女眷，也出了不少能诗善文者，如侯怀风、侯蓁宜、孙俪箫、夏淑吉、章有渭、宁若生、盛韞贞、姚妨俞等，英才迭出，代不乏人，美名远扬。可以想见，如果没有明亡清兴、“嘉定三屠”的历史大变动，这个正在走向辉煌的家族将成为著名的江南大族。

这是一个悲凄的年代，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侯峒曾想当一个好官，侯岐曾想做一个好文人，如在太平盛世，这并不是奢望，然而，他们却身处那个天崩地解的忧患时期，个体是何等渺小无助，命运和前途犹如大海中的一叶扁舟，受到巨浪的播弄，由不得自己选择。明亡后，清朝入主中原，革故定鼎，大局已定，侯峒曾和黄淳耀作为了解天下大势的智者，都不是天然的抵抗者。南明弘光小朝廷建立后，曾授予他们官职，但他们都未接受任命，隐居在乡，读书著述。当弘光小朝廷陷落，清廷任命的嘉定知县到任后，侯峒曾以一名“避辱”的前朝遗民自居，黄淳耀则“终身称前进士”。然而，清顺治二年（1645）闰六月，嘉定民众在清廷错误野蛮的剃发易服令下达后，自发起来反抗，十万乡兵集结上城，气壮山河的抗清斗争像火山一样爆发，当嘉定民众公推他们为“嘉定恢剿义师”的领袖时，他们没有任何迟疑和推却，勇敢地担当起这个没有任何胜算的使命。他们的命运和嘉定城紧密相连，人在城在，城亡人亡。侯峒曾不仅自己参加守

城，还让自己的儿子侯玄演、侯玄洁一起参加守城。嘉定城破后，侯氏父子三人都惨死于清军的屠刀之下，黄淳耀与弟弟黄渊耀也双双悬梁殉节。“万物之生，皆稟元气”，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宁可玉碎，不求瓦全。侯峒曾、黄淳耀身上反映出的传统士人的凛凛正气，是十分可贵的。侯氏家族在“嘉定三屠”中基本毁灭。之后，悲剧还在继续，抗清志士、诗人陈子龙请求到已经家破人亡的侯家避难时，侯岐曾不畏杀头之险，毅然藏匿了陈子龙，事泄后，再遭破家，侯岐曾也惨遭杀害。在这场历史大悲剧中，侯氏一族惊天地，泣鬼神，虽九死其犹无悔。

此书的书名“第一等人”，是侯氏家族中的首位进士侯尧封的人生追求和宏大理想，后来成为侯氏的家训。与侯氏家族关系密切的抗清志士黄淳耀也有类似的观念，他中了进士后，在写给弟弟黄渊耀的信中立志要做“数千年之一人”。侯黄走到一起，正是他们书生报国的理念所致。近四百年来，侯黄先生的精神感召和激励着后人，成为嘉定的楷模。

全书尽管写了侯氏家族的兴衰，涉及侯氏家族中许多人物的荣辱浮沉，但落笔以侯峒曾、侯岐曾兄弟为轴心，主从分明，不蔓不枝；此书的语言和文风有欧化的印痕，明显受到海外汉学家史景迁的影响，将严谨与通俗相结合，辅以合理的推理和想象，注重文学性、故事性，注意打捞历史深处那些令人忽视的细节；作品巧妙地模糊了历史与文学的边界，将两者结合得恰到好处，使严肃而沉重的题材鲜活起来，读之觉得生动、细腻，有很强的可读性，不妨称之为非虚构性文学，或文学性的历史读物。

本书作者宋华丽早在学生时代就知道了“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抗清斗争的那段悲壮历史在她的心灵深处引起强烈的震撼。然而，真正触发她写作此书的缘由是她在2012年翻译出版了美国汉学家邓尔麟教授的《嘉定忠臣》一书。《嘉定忠臣》让她知道了嘉定抗清斗争的领袖侯峒曾。从此，侯峒曾成为她最感兴趣、最充满感情的历史人物，一发而不可收。几年来，她牢牢地抓住这个题材，几乎花费了全部的业余时间，搜集了大量史料，爬梳剔抉，参考古今资料二百余种，附以六百余条脚注，以严谨而充满激情的态度写作此书，做到了章章有交代，事事有出处。

为了写好这本书，宋华丽多次来嘉定搜集材料，感受嘉定的风土人情，与本土的文史工作者交流，与嘉定结下了不解之缘，也与我成了忘年交。在书稿付梓之际，宋华丽求序于我，我乐意为之，写下了这些文字，算是不成样子的序言。

陶继明二〇一八年仲春于古嚟菖蒲书屋

目 录

写在前面 / 1

《第一等人》序 / 1

第一章 江 南 / 1

1 龙江村 / 1

2 游 学 / 10

3 科举之梯 / 21

4 朝 廷 / 33

5 侯氏家塾 / 53

第二章 末 世 / 67

1 初入官场 / 67

2 为家乡代言 / 84

3 江西提学官 / 90

4 家 族 / 107

5 山雨欲来 / 126

6 漕粮永折 / 145

7 嘉湖兵备道 / 154

第三章 亡 国 / 173

1 勤 王 / 173

2 弘光朝廷 / 181

3 江南巨变 / 191

4 抉 择 / 215

5 失 控 / 231

6 守 城 / 237

7 绝 境 / 253

第四章 遗 民 / 265

1 劫后余生 / 265

2 怀 念 / 273

3 寡 妇 / 282

4 籍没令 / 288

5 暗 流 / 303

6 流行病 / 312

7 波澜再起 / 322

8 横 祸 / 333

第五章 不 息 / 345

1 覆 巢 / 345

2 回 归 / 358

3 文 脉 / 366

4 再见明月堂 / 373

5 身后名 / 387

主要参考文献 / 399

一、原始文献 / 399

二、近人论著 / 406

侯氏家族世系简表 / 414

后 记 / 415